

萬有文庫

第一集附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奧德賽

(六)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二十

夜沉沉處下聽
陰慘慘宮庭見殺
慘情

那一夜，攸力栖茲臥在走廊間，

把一層未破過的牛皮作墊，

上鋪着羊毛使溫軟：

管家的攸麟諾米，又爲他蓋上大衣一件。

他卻是輾轉不成眠，

只把處死求婚人的方法在胸中盤算。

宮女們，有與求婚人幽會通姦，

此時相聚笑聲喧。

攸力栖茲一時心內躊躇難遽斷，

思欲將他們誅滅不容緩，

抑讓他們且盡一宵歡。

彼時他蓄着滿懷凶燄，

好似隻護兒的獐犬，

見有人來猜疑將齒顯。

繼乃捶胸深自譴：

「我的心兒啊，你且忍！」

想當初賽克洛普斯慘殺我同人，

比此事可驚更甚，你也曾經

只因你那時能強忍，

所以終憑妙計得逃生。」

他說罷更把心兒深譴譴，

那心兒便貼然如受羈梏；

他卻是依然忿懣不成眠，

不住的輾轉反側

就可譬有人就火炙香腸，

反覆將她向火光；

他彼時反側眠牀上，

也無異這般模樣。

原來他一心只在想，

想自己隻手孤身，

將如何敵那求婚之黨。

於是密涅發從天下降，

化做個女兒模樣，對他言講：

「啊啊，你這人間不幸人，

因何迄未能成寢？

你如今身已在家庭，

妻室孩兒都近身；

況你那孩兒，又是人人所欽敬！」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女神啊，你今所言皆中肯；

只是我正把處置求婚人的法兒思忖，

我只有單身隻手，

他們則結隊成羣。

還有一件事我也擔心：

假如我得宙斯與你尊神的幫襯，

竟把他們誅戮都乾淨，

我又當向何方去逃遁？

這也須請你言明。」

於是碧眼女神密涅發乃將話應：

「啊，你這人忒也疑心！」

即使是凡世之人，

智力比吾都遠遜，

他若肯幫忙，你也須誠心償償；

而況我，是個天神，

你遇急難時，我始終都幫襯？

縱教他有五十隊人將你我來圍困，

欲殺害你的性命，

你也儘可以奪彼牛羊，莫消膽冷。

只是你如今須速寢，

醒到天明大不應。

你儘可無須懷懷，

包管你化險爲夷，從此悉皆順境。」

那女神如是言，

隨把睡眠蒙住攸力栖茲的雙眼，

便使他入夢香甜，頓息了煩念，

四肢百體都酥軟。

她這才高舉自回天。

唯時王后在樓頭，

忽又自夢中醒轉，

便起坐牀中將淚濺。

迨至她暢哭如心願，

乃對岱雅那神禱告言：

『啊，可敬的岱雅那神，宙斯之女！

我求你把箭兒射在我胸膛，

立把我靈魂收去；

抑或使一番狂風，

攝我到汪洋大海去葬這微軀。

想當日判達刺斯之諸女，

雙親既盡殺神誅，

便成了孤雛無主。

於是維那神賜彼蜜糖酒乳，

朱諾神賜彼聰明美貌超常女。

岱雅那賜彼窈窕身軀，

密涅發教彼精嫻藝術。

但當那維那又上天庭去，

去向那主宰禍福的宙斯神，

替她們祈求美滿的夫婿，

她們便被哈匹茲盡皆攝取，

送給復仇神去作侍女。

啊，我求你天上諸神，也賜我這般結局，

抑請岱雅那立賜我箭下亡軀，

庶幾我得到冥間，仍與我夫相聚，

也省得強認下流作夫婿。

且若我日裏悲傷，夜裏得能睡熟，

這苦情也還差可耐得住；

爲的是，人經合上了雙眸，

便忘卻百般思慮。

只是我，雖夢中也仍悲楚！

適纔又夢見與我夫相聚，

那形容，與別時一樣無殊。

我不禁心中竊自喜，

以爲這夢兆必然可信據，

諒不至又空虛。」

她說時，金色的東方已漸明，

攸力栖茲聞她哭泣之聲，

不由得心內驚，

以爲她已識破自家的面目，

便欲下樓來相認。

他因此急急起身，

捲起了羊毛與大氅，

放置在中庭的一凳，

卻把那牛皮帶出門。

他於是高擡雙手祈禱宙斯神：

「啊，天父宙斯神！
你既已好心，保佑我歷盡艱辛，
終於送我歸鄉井；
我今更求你憑我家人，
露一點吉祥兆朕，
並求你自己也照些神靈。」

他如是祈禱天神，

那宙斯聽罷，便把個巨雷直自雲霄震，

攸力栖茲見狀頗心欣。

同時附近磨房中有一磨麥婦人，

也露出個吉祥兆朕。

原來那磨房本屬王家有，

工作的共有十二人。

彼時餘人都已完工在打盹，

獨此婦力弱工未竣，

因對天神出怨聲，

不期竟成了她主人的吉祥兆朕。

她說道：「啊，天父宙斯神，天上人間你至尊！
你方纔放下個巨響雷霆，
直自那清澄的天頂，
料必是示人兆朕。
故今我微末婦人，有所求請，望你施行。
我願那求婚的小人，

今日在我主宮庭，所吃的是最後一頓！
他們逼迫我磨麥作餅，

使得我雙膝痠疼，異常勞困，

所以我願他們今日是最後一頓！

攸力栖茲聽她言罷，愈心欣，

以爲此輩惡貫滿盈，再也難逃遁。

是時其餘的宮女也俱出房，

羣相把火爐生旺。

忒楞馬卡斯像個天神樣，

起牀來穿着了衣裳，

把一柄利刀掛在肩上，

繫上了光燿之繩鞋一雙，

這纔把一支沉重銅矛提在手，走到遊廊，
對由立克利乳娘言請：

「乳娘啊，你會否使客人餐食俱能安？」

抑已曾將他怠慢？

我怕我娘親雖則明賢，

待客卻非能幹；

下流的往往得垂青，

好人兒反遭白眼。」

於是細心的由立克利將言應：

「我的兒，你休要錯怪了好人！

她也曾向客詢問，

問他酒食可如心，

他答道業已飽餐而暢飲。

迨看他倦勞思寢，

她又立即命宮人把牀鋪整。

那客人卻似是寒微出身，

說不欲安眠在衾枕，

只把牛皮墊在廊間寢，

還是我替他蓋上大衣一領。」

她說罷，忒楞馬卡斯便出宮庭，

手提着長矛一柄，

二敏犬後面隨跟，

欲待加入那宮內聚齊的希臘人。

唯時由立克利對衆宮人把話進：

「衆宮人，你等都快來酒掃宮庭，

再拿紫色氈條，把椅兒鋪疊齊整。

叫幾人用海綿把桌揩淨，

叫幾人來洗滌調酒的金樽，

再幾人去汲水在那清泉井。

只因今日是良辰佳景，

求婚人都要比往常早到宮庭。」

她說罷，衆宮人欣然遵命。

二十人去汲水到那清泉井，

其餘的執役在宮庭。

不一刻，求婚人已都把宮門進，

便動手劈析柴薪，

汲水的也已歸來自清井。

隨見牧豬人送到三豬，盡皆肥膩，

暫放在院中餵飼等爲牲，

卻向攸力栖茲低聲暗問訊：

「客人啊，那些希臘人可曾對你稍加禮敬？」

抑仍似當初將你欺凌？」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可不是那班無恥人，

佔霸着別人家產逞強橫？」

我只願天神早替我報仇雪恨！」

他二人正在言談，

那牧羊的麥蘭圖，把二肥羊直向宮中趕，

來獻給求婚人作殺饌；

有二從人在後跟隨照看。

他既把羊兒繫在闌干，

便向攸力栖茲惡聲謾罵令難堪：

「乞兒啊，你爲何兀在宮中惹人厭？」

你對此緣何獨戀戀？」

想此事和平決解已艱難，

將不免你我拳頭相見。

你今儘管囉嗦在此間，

真有些不知顏面！」

豈捨此更沒人家設筵宴？」

他說罷，攸力栖茲默默無言，

只使他暗皺眉頭心中萌惡念。

彼時又有人來到宮庭，

其名爲菲洛替烏斯，^②

乃是個牧人的首領。

他把牯牛一隻，肥羊一羣，

由那渡船渡過水，

特來送給求婚人；

迨旣在廊間繫緊，

乃向牧豬人問訊一層層：

「攸米阿斯，這新來之客是何人？」

他曾說屬何種姓？

何處是他的鄉里親朋？

我忖他氣度如神，

卻落得這般形景！

更無怪尋常流浪客，

難邀恩惠自神明，

自不免到處悲辛！」

他說罷，將右手與攸力栖茲相握示歡迎，

更爲他委曲道衷情，

說道：「老客人，我願你將來幸福無窮盡！」

卻憐你如今，竟恁地流離困頓！

啊，天父宙斯神，

想一切諸神最忍莫如您！

您旣生人，卻不願人間呼籲聲！

我如今見此人，不由得汗出如瀋；

輒使我記起我主人，

直令我淚流不能禁。

我想他若果尙生存，

諒必也如此人盤樓困窘，

流落在他鄉異境。

若還他已客死命歸陰，

則我念舊時恩典，

愈應傷悼到終身。

原來我自小便蒙恩，

命我放牧在塞法倫尼亞人的地境；

我爲他勤勤懇懇，

到於今百倍繁生。

又誰知這些人非故非親，

迫令我把牛羊來供饗飲。

他們既把那孩兒看作眼中釘，

又不怕神明怒忿，

卻只想把他主人的產業瓜分。

我如今心內躊躇難決定：

欲待要率領牛羣奔投到外國，

則小主尙在，論罪非輕；

但叫我飼牛羊專供那賊人饗飲，

豈不是難堪更甚？

我所以本該早到他鄉作子民，

只仍盼我那不幸主人歸鄉井，

終有日誅戮那奸人。」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牧人啊，我看你精明聰敏，

諒來非是等閒人，

故今願對你預通個音信，

並願宣示對神明。

我請那宙斯暨此處一切家神來作證；

包管不待你動身，

那攸力栖茲便已歸鄉井；

且你若願意，還可以親眼看他誅戮衆奸人。」

於是那牧牛人乃應聲：

「客人啊，但願宙斯使你所言都驗應，
也使你見見我這雙拳之勁。」

那攸米阿斯遂也禱神明，

願主人早歸鄉井。

如是，他二人遇合同心，親切相談論。

唯時求婚人已經議定，

決欲害忒楞馬卡斯的性命，

適見一鷹啣弱鴿，飛落自青雲，

向他們的左側將翼數振。

於是安菲諾麥斯乃對衆人把話進：

「朋友們，我們的計畫恐不能行，

倒不如仍去宴飲。」

安非諾麥斯如是言，

求婚人盡皆聽信，

便羣相走進宮庭，

卸下了大衣披在凳。

然後宰殺了牛羊肥腯，

解剖了牛子豬豚；

將肚裏炙來分食，

把酒漿調在金樽。

牧豬人把杯兒傳給衆人，

菲洛替烏斯分派了麵餅，

麥蘭圖將酒來傾。

於是大衆人開始食飲。

唯時忒楞馬卡斯心有計付，

命人設一桌一凳，

使攸力栖茲坐近門檻，

賜給他肚裏一份，

也將酒傾在金樽，

這纔對他將話進：

「你坐着慢慢的飲，

莫須怕他們將你欺凌。

這不是公家產業，

乃是我父親傳下的宮庭，

我自有權壓鎮。

所以求婚人，你們都聽！

再休要施爲暴行，

免惹起戰鬪紛爭！」

他說罷，大衆皆閉口無聲，

因見忒楞馬卡斯大言如此，不覺心驚。

於是尤派提斯之子安廷諾阿乃將話進：

「列位請聽，那忒楞馬卡斯雖則嚇人，

你我也須聽信；

因他若不是先得宙斯的允准，

他縱能言，也應早把口兒噤。」

安廷諾阿如是言，

忒楞馬卡斯並無話應。

唯時侍從們，正把百牛抬過街衢備祭神，

希臘的民衆，也已聚集在阿坡羅神聖的叢林。

於是炙熟了外肉，

剝下來大衆勻分，

遂開始盛大的饗飲。

侍者們也給與攸力栖茲一份，

多寡與衆人相等，

因這是忒楞馬卡斯之所囑，不敢不依遵。

只是彼時密涅發，

仍不許求婚人便爾寧靜，

偏欲使更出惡聲，

藉可激起攸力栖茲的怒忿。

就中有個沙米人，

提息潑斯②是其名，

一向來不法橫行，

因自負家資雄厚，

不辭遠道來向王后求婚。

彼時便是此人，

起對衆人把話進：

「列位求婚之人，都聽！

此客方纔也得肉一份，

且多寡與我們相等，

這也是理所該應；

爲的是忒楞馬卡斯宮內的上賓，

誰也不能不禮敬。

所以我，也有點東西奉贈，

好讓他轉贈那替他沐浴之人，

或其他執役的侍兒們。」

說着，他抓起手邊籃裏一牛蹄，

直擲向攸力栖茲之身。

攸力栖茲低頭閃避了，

只報他簪笑一聲。

那牛蹄擊中牆壁，作響鏗鏘。

於是忒楞馬卡斯乃對他責罵申申：

「提息潑斯，你如今未擊中那客人，

真是你的大幸！

不然時，我定把這長矛向你胸膛直貫進，

管教你父親不來看你的婚姻喜慶，

卻來收你的尸身。

從今後，這宮中不許任何人施爲暴行；

須知我非是愚鈍，

善與惡我俱分明。

我當初幼小無能，

眼看你耗我酒食，損我羊羣，

明知一人難把多人勝，

故只索熬忍在中心。

如今，再難容你們蓄意欺凌。

你們若欲把刀來殺害我性命，

我正心中願甚；

爲的是，與其看你們得罪我賓客，污辱我宮人，
還不如死了倒乾淨！

他說罷，大衆皆噤口無聲；

久久，乃有達馬斯它^①之子阿拔勞斯^②把話
進：

「朋友們，聽他所言皆中肯，

你我不應駁斥心懷恨。

從今後，你我對宮人賓客都不可欺凌。

只是我有句忠告之言，

願你母子二人都細聽，

或不至認爲荒謬甚。

你們心中仍希望攸力栖茲得歸鄉井，